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蒋介石崇拜”

郭 辉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沙 410081)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部分调整国家纪念日政策,在纪念日之期特别融入其他政治活动,蒋介石成为这些政治活动的主角。蒋介石还积极参与国家纪念日本身的纪念活动,将之作为“表演”的场地和舞台,凸显出其自身地位和权威。国家纪念日话语也参与了“蒋介石崇拜”的建构,随着全面抗战爆发,纪念日话语将蒋介石奉为“领袖”、“最高领袖”、“唯一领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政策调整、纪念活动、纪念话语等,与蒋介石本人形成互动,建构出“蒋介石崇拜”。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蒋介石崇拜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5-0161-08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局,逐渐兴起“蒋介石崇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于国家纪念日政策上做出一番看似隐秘的调整,以建构和宣扬“蒋介石崇拜”。易劳逸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确在逐渐形成”,他还特别以蒋介石寿辰纪念为例进行说明,认为“蒋介石正被相当多的中国人当成一个真正的、不可丧失的民族领袖”^{[1]324-325}。陈蕴茜也揭示出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崇拜”现象,认为:“蒋介石崇拜运动则是由蒋氏为个人集权造势而自导自演的闹剧。孙中山被国民党推上神坛,蒋介石却是自己走上神坛”^{[2]577},道出了“蒋介石崇拜”是蒋介石自身运作的结果。笔者也曾考察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相关内容,但尚未论及“蒋介石崇拜”这一重要政治文化现象^[3-6]。“蒋介石崇拜”虽为学界提及,但少有人解析其具体建构路径。本文即以国家纪念日为视角,通过考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待“革命纪念日”体系的策略变动以观察“蒋介石化”行为,蒋介石本人是如何参与到国家纪念日记

念活动中以树立自身形象和提高地位,国家纪念日活动与话语又是如何进行“蒋介石崇拜”宣传,以理解国家纪念日中“蒋介石崇拜”的建构路径。

一 “蒋介石化”:国家纪念日的挪用

蒋介石个人权力于北伐取得胜利之初已显露和展示。1928年6月,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军攻下北京。7月6日晨8时半,蒋介石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祭告孙中山灵柩仪式,蒋介石恭谒孙中山遗容时“抚棺大哭”,用哭声震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各路诸侯,自命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和孙中山唯一指定继承者^[7-8]。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虽然制定统一的“革命纪念日”体系,但加入了一些现实政治的内容,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更为明显。比如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就被安排召开政治会议。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该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召开,孙中山诞辰纪念与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并进行。该日上午9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

收稿日期:2016-02-04

基金项目: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计划资助项目“国家纪念日与民国政治文化研究”(201548GH)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辉(1983—),男,湖南益阳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史。

政府孙中山诞辰纪念典礼挪到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举行,诞辰纪念会后即举行代表大会开幕礼,林森为纪念会主席并作报告,于右任为大会开幕礼临时主席,蒋介石作报告,大门扎雄伟之松柏牌楼一座,横额为“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9]。1939年,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在重庆开幕,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高级长官共计500余人到会,蒋介石致开幕词^[10]。1942年,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11月12日上午9时举行开幕典礼,同时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由蒋介石主持,中央执监委员150余人到会^[11]。1943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举行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协进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蒋介石发表讲词。这些皆为国民党及政府征用孙中山诞辰纪念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例子。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国民党及政府多次举行政治会议,纪念日与现实政治交织在一起,作为核心人物的蒋介石往往参与其中。

自1940年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起,在全国同时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纪念,也成为一种惯例。1940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日,同时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一周年纪念。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各机关联合举行纪念会,林森主持,领导行礼如仪,并即席报告,题为“纪念总理当贯彻精神总动员纲领”^[12],在纪念孙中山的同时也进行了国民精神总动员。陪都重庆各界于下午6时半起分中央区及三个分区举行纪念会,会后火炬游行,其他各地方亦同时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周年纪念^[13-14]。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在纪念大会上的“精神总动员”成为主要内容,蒋介石于该日还发表向全国同胞的长篇广播讲话^[15]。1939年3月11日,国民政府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任会长。3月12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该运动显然以蒋介石为“领袖”,强化蒋介石个人权威,用现实事物的纪念替代孙中山逝世纪念,显露独裁之征兆。之后每年国民精神总动员纪念,蒋介石皆会发表向全国同胞的长篇广播讲话^[16-18],用以表示自己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重视。1942年3月5日,国民政府修订国定纪念日,规定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不再举行仪式,此后彻底用国民精神总动员纪念替代孙中山逝世纪念。1944年11月12日上午8时半,陪都重庆各界在夫子池新运广

场隆重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第五周年暨国父逝世第十九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台前高燃代表精神的火炬,到会者有梁寒操、谷正刚等及各机关代表、工农商各界代表等共2000余人,通过“向蒋主席致敬电及慰劳前方将士电”,继呼口号散会^[19]。此次大会虽然依旧有孙中山逝世纪念之名,但“国民精神总动员”已占主导,且有“代表精神的火炬”。1945年3月12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在缅怀孙中山的同时,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六周年^[20-21]。后仅于1947年,“以胜利还都后第一次国父忌辰,特举行一简单纪念。嗣后仍将依照中常会之决议,不再举行纪念”^[22]。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不再举行仪式,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塑造新崇拜、树立新权威。因为孙中山逝世日亦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纪念之期,而国民精神总动员为蒋介石发动的值得庆祝的运动。

其他的一些国家纪念日也被占用。如在1943年10月10日的国庆纪念日举行蒋介石主席就职典礼。全国各地一律热烈庆祝,悬旗休假、集会纪念,民间在节约原则下自动张灯结彩,藉资庆贺,以示拥戴蒋介石。陪都重庆各界庆祝国庆纪念暨庆贺蒋介石主席就职大会于上午9时假借国泰大戏院举行,邮政局盖印纪念邮戳,永绥军舰于上午10时在朝天门鸣放礼炮21响以庆祝蒋介石主席就职,正午12时鸣放礼炮21响以庆祝国庆,国民政府于该日授予有功人员勋章^[23]。全国表面是庆祝国庆,实际上更是在庆祝蒋介石就任主席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则于上午10时在国民政府大礼堂隆重举行国庆纪念暨蒋介石主席就职典礼,大门门首悬旗结彩,礼堂内布置极为庄严壮丽;9时半,蒋介石偕夫人自官邸驱车至国民政府所在地,沿途民众欢呼,并燃放爆竹,情绪热烈;10时典礼开始,中央执监委员及各长官吴敬恒等400余人到会,蒋介石着陆军大礼服,佩戴采玉大勋章,在礼乐声中莅临礼堂;行礼后,监誓委员吴敬恒就位,蒋介石就位并宣读誓词:“余正心诚意,敬谨宣誓,余必遵奉国父遗教,实行三民主义,严守法纪,尽忠职务,恢复国家领土,增进人民福利,如违誓言,愿受国法之制裁。谨誓。”蒋介石宣誓后受印,吴敬恒委员致词,词毕,蒋介石答词,并登礼台致国庆纪念词;11时词毕,行觐贺礼,全体参加人员向蒋介石三鞠躬,礼成并摄影纪念^[24]。就职典礼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于下午4时接见外交团,后偕夫人邀同各使节与国民政府各长官

等至大礼堂茶会进茶点；该日因“庆上加庆”，全国一遍欢呼^[25-26]。国家元首就职典礼在国庆日举行，并非始于蒋介石，民国北京政府袁世凯于1913年国庆日就职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于1916年国庆日就职大总统即为先例。此显然是强化合法性之举，通过汲取国庆资源来树立国家元首的权威。

革命先烈纪念日被制作成青年节。该日之所以被选定为青年节，用蒋介石的话说：因“为革命而成仁的黄花岗诸烈士，大半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他们纯洁热烈的爱国精神，成仁取义的革命精神，正是今日青年所当效法的”^[27]。1944年3月29日，陪都重庆各界于上午9时在复兴关举行革命先烈纪念会暨第一届青年节，陪都各界青年及童子军参与检阅典礼；下午3时，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第二次全国会议在中央团部开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童子军将该日定为“崇敬领袖日”，向领袖致敬，呈献“复兴灯”^[28-29]。可见，蒋介石与青年通过该节日进行互动。1945年，在黄花岗先烈革命殉国的纪念日暨第二届青年节上，蒋介石发表“告从军知识青年书”^[30]。青年节主要针对青年及童子军，不同于革命先烈纪念日的哀悼气氛，蒋介石有意为之，试图用青年节彻底改造此节日。蒋介石作为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显然受到他们热烈的崇拜，将之命名为“崇敬领袖日”。

1944年的孙中山诞辰纪念被当作中国国民党五十周年纪念会。该日上午9时，在国民政府礼堂隆重举行“中国国民党成立五十周年暨国父诞辰纪念会”，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暨各院部会首长全体参加，典礼由蒋介石领导并致词；晚8时举行晚会，蒋介石主持^[31]。中国国民党五十周年纪念革命史迹展览会则提前于11月11日上午9时在中央图书馆开幕，蒋介石于12日下午3时到中央图书馆参观革命史迹展览会，经过总理遗像及诸先烈遗像前时均站立良久，对各项革命史迹详细参观。当时报道称：“会场内外民众于蒋介石抵达时热烈欢呼，鞠躬致敬，蒋介石含笑答礼。”^[32-33]蒋介石运用各种行动表明对孙中山及革命先烈的尊重和敬仰，无非通过制造自身形象，给世人留下美好印象。陪都各界庆祝孙中山诞辰暨本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于晨9时在陪都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大会通过“向总裁致敬电”、“致全国智识青年号召踊跃从军电”及“向前线将士致敬电”^[34]，国民党五十周年纪念作为

新的纪念占用了该年孙中山诞辰纪念。

其他还有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革命先烈纪念日开幕，该会通过影响颇大的《抗战建国纲领》，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1945年，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5月5日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在复兴关青年干训学校举行开幕典礼，蒋介石亲临主持并致词^[35]。

诸多国家纪念日被用以举行现实政治活动，重温历史记忆的同时也服务了现实政治，正所谓相得益彰。国家纪念日在抗战后期多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挪用、重置等方式宣扬“蒋介石”，用以服务现实政治，蒋介石成为这些“现实政治”的主角。因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中华民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并于1943年林森车祸去世后继任国民政府主席，现实政治的操演实际上已为蒋介石全面控制，蒋介石个人权力之膨胀达至空前。

二 权力表演：蒋介石参与纪念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除了参与国家纪念日举行的政治活动与事件纪念外，他还积极参与到国家纪念日本身的纪念活动中，于活动现场出现，发表纪念讲话、训词，有时还会发表书告，正是通过各种方式以表明他的“存在”。

蒋介石参加国家纪念日活动显然也有选择。他一直未参与“五九”国耻纪念日、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云南起义纪念日等纪念活动，但他对某些纪念日则比较钟情。如抗战建国纪念日设置于1938年，他每年都会发表书告，有时甚至是多个书告。此纪念日作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国家纪念日，受到蒋介石重视。国庆纪念日是另一个受到蒋介石较多关注的节日。他或发表书告，或参与纪念活动，毕竟此日为当时最重要的国家纪念日。另外，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日等国家纪念日也都受到蒋介石不同程度的关注。

在不同时段，蒋介石对于国家纪念日的参与态度也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几年，蒋介石较少参加国家纪念日活动，可能与他地位尚不稳定和忙于国内战争有关。1932、1933、1934年，他每年仅参加了一次国家纪念日活动。1935年稍多。1936年成为他参与国家纪念日次数最多的年份之一，显然是为抗战做准备而积极宣传动员。这一年，

蒋介石的地位也达到战前最高水平,全国为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而开展的捐款献机运动即是显例。1937年较为特殊,受此前西安事变影响,蒋介石自然无心参加纪念活动,后则因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而无暇顾及。此后每年,他参与国家纪念日活动基本稳定在五、六次。这正表明蒋介石随着地位的变化而有意利用国家纪念日建构自身权威。

蒋介石参加国家纪念日活动,并非简单参与,多有训词或讲话,以丰富其行为,并积极宣传鼓动,进行政治动员。1936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中山陵前举行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活动,蒋介石主持,领导行礼并致词,蒋介石在大播音器前报告,使全体参加人员皆能聆听演讲;他在致词中回顾孙中山的革命历史,并希望能在非常艰难时刻完成总理遗教;散会时,蒋介石还向全体中央委员及中央党部职员、军校高级教官点首示意;会后,他还继续参与了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成立纪念典礼^[36]。从中不难看出蒋介石不仅有话语纪念,也有行为表达。该年总理逝世纪念,蒋介石参加总理陵前的纪念会,后到金子冈山麓植树,并发表训词,讲造林的意义^[37]。该年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蒋介石阅兵并致词,强调:“今年是民国二十五年,到了民国三十五年,我们一定要举行一个完成第二期国民革命的盛大典礼”,并希望全体武装同志及全党同志、全国同胞能够加紧努力,完成“伟大的革命事业”^[38]。该年孙中山诞辰纪念,蒋介石在洛阳参加纪念大会并训话,指出:“纪念总理要自立自强奋斗”,“纪念总理要坚定志向笃信主义”,“效总理大无畏精神去做事”,“继续总理遗志,完成三民主义国家”,其“词劲气壮,听者动容”^[39]。正是通过这些形象化的语言和行为影响、感染着与会者。

蒋介石参与国家纪念日活动,并非就能塑造和体现其权威,而是通过举止和言谈进行权威“表演”。1939年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举行了纪念会,蒋介石主持并领导行礼;会后,蒋介石举行茶会,招待党政军长官,并发表演说称:“当年本党誓师北伐,赖全体将士同胞之奋斗牺牲,卒能排除一切困难与阻扰而统一全国,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打到北平,实为欲解决中国问题,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故今日吾人抗战实为继续当年国民革命未竟之事业。”^[40]显然,不管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还是抗战,都是在蒋介石领导和主持下的事业,蒋介石在纪念会后开设茶会,也意在显示自己的

“领袖”地位。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是原设国家纪念日中唯一与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者,故蒋介石对该纪念日颇为重视。1939年的国庆纪念也显露出蒋介石的个人权威,此次国庆纪念恰逢湘赣大捷,蒋介石到成都,市民“欢欣鼓舞,较往年倍加热烈。全市高悬国旗,鞭炮之声自晨至晚竟日不绝。午间虽一度放空袭警报,但旋即解除,市民欢庆之情并不因此减色”;蒋介石偕夫人主持国庆阅兵礼,有外宾多人到会,他发表训词,要求“以湘赣告捷之会庆祝国庆,勉励军民把握时机,矢志于报国革命之神圣任务”;会后蒋介石与夫人在“基地招待本市出征军人家属。委座偕夫人微笑莅场,全体肃立致敬。就座后,垂询每人生活状况颇详,并勉励各位努力从事后方生产工作。蒋夫人慰问更为殷勤,嗣又款以茶点。至晚八时始散会,全体家属受此挚诚抚爱,感激泪零,深以身为出征军人家属为无上光荣”^[41]。在此次纪念活动中,蒋介石表演出“个人崇拜”。媒体所以有此反应,或许也是基于蒋介石个人权威的提升。蒋介石对国家纪念日活动运用自如,他“微笑”、“垂询”,其夫人“殷勤”、“慰问”,而使“受恩者”“感激泪零”,如此举止需要精心安排和策划,需要一番运作和媒介宣传,其表演功底尽显。

三 “唯一领袖”:纪念话语的蒋介石崇拜

国家纪念日话语建构着蒋介石崇拜,以表示对蒋介石领导抗战的拥护。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为纪念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9日誓师北伐,而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直接主导了北伐,这在纪念话语中有明显表达,纪念标语口号有“拥护蒋总司令”^[42],此即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32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留京办事处纪念会上,叶楚伦充分肯定了蒋介石在北伐中的作用和地位,称:“那时候蒋中正同志,受总理的遗命,本党的委托,出师北伐,以很少数的革命军队,有限的经济力量,来担任扑灭全国反革命的军人,这一个工作的艰苦,没有人不知道的。”而且,蒋介石也在誓师时表示将在确定的时间内完成北伐工作,所以叶楚伦称赞蒋介石用兵如神^[43]。不过,此时对蒋介石尚不存在显著的“崇拜”表现。1933年,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林森在致词中称:“当年蒋同志受党国命令,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他担负这个责任,也就是想把诸葛亮讨伐汉贼的精神,来打倒祸国的军阀。”同时,叶楚伦在演说中回忆道:“我当

时在广州,举行这个授旗誓师的典礼那天,中央代表吴稚晖先生,他一手拿一个总理遗像,一手拿了一面党旗,亲自交与那时候的总司令蒋同志。这个仪式的意思,就是要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于誓师之后,要完成总理的遗教,并要他们时时刻刻不忘总理。”^[44]此时纪念话语在对待蒋介石于国民革命的位置上存有限度,仅以“诸葛亮”比拟,强调蒋介石受命于孙中山。

此后,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话语体现的对蒋介石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1934年,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纪念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周伯敏在大会上致词,将蒋介石称为“领袖”,同时强调:“我们在后方工作的同志,一方面要拥护贤劳的领袖,一方面要尽忠职务,使政治的进展,也和军事的进展一样。尤其要效法蒋先生艰苦卓绝为国奋斗的精神,以复兴民族。今天纪念誓师北伐,对于军事领袖以及为国牺牲的先烈,要永远不忘他们的功业。”^[45]此处不仅以“领袖”称蒋介石,而且还表示要拥护领袖,不忘领袖劳苦功高。不过,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政府任命,北伐之所以能迅速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本党意志统一,力量集中”,“军权统一,党军将领都能服从最高领袖命令”,“本党主义能取得民众的信仰,因此革命运动能迅速的成功,这是本党革命武力与民众结合的力量所表现,也就是民众为党牺牲奋斗的效果”^[46],表露出蒋介石作为最高领袖受到将领们拥戴是北伐能成功的重要原因的意旨。

国家纪念日话语用“唯一领袖”形容蒋介石,出现于1936年3月29日南京市各界庆祝革命先烈纪念会上的袁野秋致开会词中:“革命事业,必须在唯一领袖指挥之下,一致行动,才能有效。”^[47]此时“唯一领袖”虽未指向蒋介石,而是泛化的概念,但也隐指“蒋介石”。到1936年云南起义纪念,当时正值西安事变,首都各界发表告同志同胞书云:“张逆西安之举,影响国家前途,比以往任何事变为重,尤以蒋委员长为全国唯一领袖,其个人安危,关系国家存亡。”^[48]首都各界通过云南起义纪念,表示支持蒋介石,谴责张学良、杨虎城。

全面抗战爆发后,“领袖”、“最高领袖”、“唯一领袖”成为国家纪念日话语中形容蒋介石的常用词汇。1937年国庆节,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告同胞书,宣称:“吾人今日于庆祝国庆之余,应追念总理暨诸先烈当年缔造民国之艰难,发扬总理暨诸先烈之大

无畏精神,本政府既定之国策,在最高领袖统率之下,一致奋起,履先烈之血迹而前进,一寸山河,一斗血肉,抱‘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志,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心,最后胜利,必属于我。”^[49]1937年总理诞辰纪念中同样使用“最高领袖”：“最高领袖受民众的委托,已经决定与敌人周旋到底”,“本党同志和全国民众”应该在“最高领袖指导下,抗战到底,以求最后的胜利”^[50]。七七事变后的危难政局,促使民众加强对蒋介石这个权威人物的认同,希望他能够引领中国取得抗战胜利。1939年总理逝世纪念日,有纪念文章强调:“二十个月来全国所恃以抵抗暴力,愈战愈强者,就在此全国信仰之主义,全国共信一个主义,全国共戴一个领袖,这是我们必胜的根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凭恃总理的遗教,追随总理唯一信徒的最高领袖,一体一心整顿乾坤,改造历史。今天遥祭中,全国一瓣心香,寄托在此。”^[51]在文中,蒋介石被称为“最高领袖”、“一个领袖”。如此称谓曾一度用于形容孙中山,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继起领导国民革命,完成总理未竟事业,实行总理全部遗教”,蒋介石是“总理的最忠实信徒,国民革命实际执行者,抗战建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的“精神人格学问道德,更是总理的唯一继承者”,纪念孙中山逝世则要“以极高度的热忱拥护与崇敬蒋总裁,服从他的命令,聆听他的训示,大家精诚团结,和衷共济,贡献我们所有的力量,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到底”^[52]。1940年的孙中山逝世纪念,也有纪念文章称:“我们要集中一切意志与力量于全国唯一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争取军事的胜利,保障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53]此为继孙中山崇拜后典型的“蒋介石崇拜”话语。进入抗战后期,几乎将原本用来形容孙中山的“领袖”作为蒋介石的专用代名词,国家纪念日话语充斥着“伟大领袖”、“领袖号召”、“全国领袖”、“最高领袖”等,并且还专门制作有“领袖歌”,在国家纪念日会场传唱,歌词为:“大哉中华,代出贤能! 历经变乱均能复兴! 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 复兴,复兴!”^[13]

地方的国家纪念日纪念会场有时也会有“电蒋介石致敬”的仪节。蒋介石一般不可能参加国家纪念日的地方纪念,此时地方则用“致电”的文字方式传递对蒋介石的“崇拜”。该纪念方式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已存在,比如1933年首都南京国耻纪念会场上,通过了致电全国、致电前方抗日将士、致电川省

各将领等提案^[54];1937年元旦,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在庆祝大会上“以贺电敬祝国府林主席及蒋委员长福祉康健”^[55]。七七事变后,“致敬电”更成为地方纪念会的重要内容。1940年国庆纪念日,昆明、兴集等地均通过“致电林主席蒋委员长致敬”等^[56]。虽然蒋介石未在纪念会现场,各地则通过此种方式表示对蒋介石的敬意。1941年孙中山诞辰纪念,香港九龙各界举行庆祝大会,最后“通过电呈领袖致敬”^[57],此处的“领袖”即指蒋介石。1943年云南旅渝同乡会在云南起义纪念会上“电呈国民政府蒋主席致敬”,电文云:“主席蒋钧鉴:前者袁逆背叛,国本动摇,仰赖国父领导,先烈牺牲,正义伸张,共和奠定,而障碍重重,百废待举。钧座领导抗建,艰苦卓绝,荣路四强,复兴在望。值云南首义纪念之日,正抗战大捷之时。仰企勋猷,弥深崇敬,谨肃芜电,藉申下忱。云南旅渝同乡会全体会员谨叩。”^[58]团体纪念会通过致敬电,对抗战中蒋介石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1944年,陪都重庆各界庆祝中华民国开国三十三年纪念大会,通过“向蒋主席致敬电”;全国各地皆热烈庆祝,通过“电呈蒋介石致敬”^[59]。1944年,陪都重庆各界在孙中山逝世纪念会上“通过向蒋主席致敬电,及慰劳前方将士电”^[60]。1945年,陪都重庆各界元旦庆祝会通过“向蒋主席致敬”等三电^[61]。纪念会所致“敬电”,具有一定“格式”,多溢美之词,正表明对蒋之崇敬。林森在世时,敬电一般为林森、蒋介石;林森去世后,蒋介石大权独揽,多电蒋介石致敬。随抗战胜利临近,纪念会上“致敬电”越来越频繁,此亦蒋介石地位上升、崇拜凸显的表征。

参考文献:

- [1]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M].陈谦平,陈红民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 [2]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3]郭辉.战后抗战胜利纪念日述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 [4]郭辉.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的多重表达及彰显[J].武陵学刊,2016,(1).
- [5]郭辉.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15,(3).
- [6]郭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国家纪念日的增设与民族主义的彰显[J].中州学刊,2015,(6).
- [7]蒋中正祭告总理文[N].申报,1928-07-09(10).
- [8]蒋等祭告总理纪盛[N].申报,1928-07-08(9).
- [9]四中全会今晨开幕 总理诞辰纪念会后举行开幕式[N].中央日报,1931-11-12(3).
- [10]六中全会昨晨开幕[N].中央日报,1939-11-13(2).
- [11]十中全会昨晨开幕 同时纪念国父诞辰[N].中央日报,1942-11-13(2).
- [12]中枢昨日隆重举行总理逝世纪念会[N].中央日报,1940-03-13(2).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家纪念日政策发生一些变化,蒋介石崇拜逐渐凸显。蒋介石在原有国家纪念日上加入其他活动,进行自我宣传和包装,呈现出个人权力的膨胀与独裁之征兆。同时,蒋介石积极参与国家纪念日活动,通过主持仪式,发表训词、书告等,宣传国家大政方针,也表明自己在国家中的权威地位。在国家纪念日话语中,蒋介石被建构成“领袖”、“最高领袖”、“唯一领袖”等,成为抗战建国领导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造神”运动上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前有孙中山,后有蒋介石,将蒋介石建构成孙中山唯一接班人,当然也是蒋介石的自我“吹捧”。“活的”领袖崇拜不仅需要建构,也需要一定实力为基础,这不同于孙中山崇拜。全国范围对孙中山的造神运动是在国民党执掌全国性政权后,对蒋介石崇拜显然是建构在军事实力基础之上。随着北伐胜利,蒋介石地位提升,其崇拜也萌发。全面抗战爆发后,更为“蒋介石崇拜”提供了现实环境。蒋介石获得“领袖”地位后,随着权力扩张,崇拜也逐渐加强。抗战后期,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实权领袖。抗战胜利之初,民众对蒋介石崇拜达至鼎盛。当然,蒋介石崇拜既有建构的一面,也有解构的一面。抗战胜利后,随着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追寻,蒋介石崇拜显得格格不入;也因为国民党本身的腐败,不久后蒋介石崇拜“寿终正寝”,国民党也逃往台湾省。领袖崇拜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影响着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政权建设进程,值得学界关注与研究。

- [13]行都今日两纪念会 上午纪念总理逝世十五周年 晚间举行精神总动员周年纪念[N].中央日报,1940-03-12(2).
- [14]各地纪念会[N].中央日报,1940-03-13(2).
- [15]精神总动员周年纪念[N].中央日报,1940-03-13(2).
- [16]精神总动员二周年 蒋会长向全国广播[N].中央日报,1941-03-13(2).
- [17]精神总动员四周年 蒋委员长策勉国民[N].中央日报,1943-03-12(2).
- [18]国父逝世十九周年纪念 国民精神总动员五周年[N].中央日报,1944-03-12(2).
- [19]国民精神总动员五周年 国父逝世十九周年纪念 陪都各界隆重举行[N].中央日报,1944-03-13(3).
- [20]以造林纪念国父逝世[N].中央日报,1945-03-13(3).
- [21]国父逝世廿周年纪念 蒋主席告全国同胞 策进国民精神动员[N].中央日报,1945-03-12(2).
- [22]昨国父逝世廿二周年 蒋主席领导中委谒陵[N].中央日报,1947-03-13(2).
- [23]双十佳节欣逢双庆 中枢今日隆重举行蒋主席就职典礼 万民拥戴普天同庆[N].中央日报,1943-10-10(2).
- [24]逢十逢双庆 万民齐欢腾 蒋主席昨隆重就职 誓复国土为民造福[N].中央日报,1943-10-11(2).
- [25]蒋主席接见外交团 主席偕夫人茶会招待[N].中央日报,1943-10-11(2).
- [26]国庆日庆上加庆 全国热烈祝贺 友邦人士同申贺忱[N].中央日报,1943-10-11(3).
- [27]第一届青年节 蒋主席昭告全国青年[N].中央日报,1944-03-29(2).
- [28]陪都今日盛大纪念革命先烈纪念日·第一届青年节 邹容烈士碑奠基典礼 青年童军万人大会[N].中央日报,1944-03-29(3).
- [29]复兴关上充满青春蓬勃气象 怀先烈·望青年[N].中央日报,1944-03-30(3).
- [30]碧血黄花缅怀先烈 蒋委员长勉青年军[N].中央日报,1945-03-29(2).
- [31]国父诞辰暨本党成立五十年 中枢昨晨纪念会[N].中央日报,1944-11-13(2).
- [32]国父诞辰暨本党五十周年[N].中央日报,1944-11-12(3).
- [33]蒋主席昨参观革命史迹展览[N].中央日报,1944-11-13(2).
- [34]国父诞辰暨本党五十周年[N].中央日报,1944-11-13(3).
- [35]六全大会今日开幕 报到人数已达六四八人[N].中央日报,1945-05-05(2).
- [36]昨晨在总理陵前举行民国成立纪念典礼[N].中央日报,1936-01-02(2).
- [37]中央国府昨在陵前举行总理逝世纪念[N].中央日报,1936-03-13(2).
- [38]革命军誓师十周年 蒋委员长主席并阅兵[N].中央日报,1936-07-10(3).
- [39]各地纪念会[N].中央日报,1936-11-13(3).
- [40]北伐誓师十三周年 蒋委员长昨日演说[N].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07-10(2).
- [41]万民鼓舞 薄海腾欢 纪念国庆 祝贺大捷[N].中央日报,1939-10-11(2).
- [42]国庆阅兵礼今晨在飞机场举行[N].中央日报,1931-10-10(2).
- [43]建国工作的进展 确定期限促其实现 蒋委员长誓师北伐限期准备 使人民对本党树坚确的信仰[N].中央日报,1932-07-10(2).
- [44]昨北伐誓师纪念 中央国府分别举行大会 艰苦奋斗完成我们任务[N].中央日报,1933-07-10(2).
- [45]京市各界昨举行誓师北伐纪念会[N].中央日报,1934-07-10(2).
- [46]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 首都各界昨公祭阵亡军人[N].中央日报,1936-07-10(3).
- [47]京市各界昨晨举行革命先烈纪念会[N].中央日报,1936-03-30(4).
- [48]今日云南起义纪念 首都各界举行纪念仪式[N].中央日报,1936-12-25(3).
- [49]今日国庆纪念 首都全市悬旗志庆[N].中央日报,1937-10-10(4).
- [50]纪念总理诞辰[N].中央日报,1937-11-12(2).
- [51]社论.总理逝世十四周年[N].中央日报,1939-03-12(3).
- [52]市党部发表告同志同胞书[N].中央日报,1939-03-12(4).
- [53]社论.发挥总理的大无畏精神[N].中央日报,1940-03-12(2).
- [54]首都各界昨举行国耻纪念[N].中央日报,1933-05-10(3).
- [55]首都各界热烈庆祝元旦[N].中央日报,1937-01-01(3).
- [56]各地纪念国庆[N].中央日报,1940-10-11(2).

- [57]中枢隆重举行国父诞辰纪念[N].中央日报,1941-11-13(3).
- [58]云南旅渝同乡开会 纪念云南起义[N].中央日报,1943-12-26(2).
- [59]庆祝三十三年元旦 全国举行开国纪念 本市省会杨公达以四事相勉[N].中央日报,1944-01-02(3).
- [60]国民精神总动员五周年 国父逝世十九周年纪念 陪都各界隆重举行[N].中央日报,1944-03-13(3).
- [61]开国纪念 陪都各界热烈庆祝[N].中央日报,1945-01-02(3).

National Memorial Day and “CHIANG Kai-shek Worship” during the Counter-Japanese War

GUO Hu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the Kuomintang (KMT)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djust the National Memorial Day policy, intentionally put other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commemoration with CHIANG Kai-shek as the protagonist of these political activities. CHIANG Kai-shek also got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national memorial commemoration to highlight his status and authority. The National Memorial Day also help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ANG Kai-shek worship”.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IANG Kai-shek was regarded as the “leader”, “the supreme leader” and “the only leader”. KMT and its government employed the adjustment of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National Memorial Day, the commemoration activities and commemoration slogans to form an active interaction with CHIANG Kai-shek, and thus to construct “CHIANG Kai-shek worship”.

Key words: during the Counter-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Memorial Day; memorial words; CHIANG Kai-shek Worship

[责任编辑:凌兴珍]